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史記菁華錄

卷二

河渠書

平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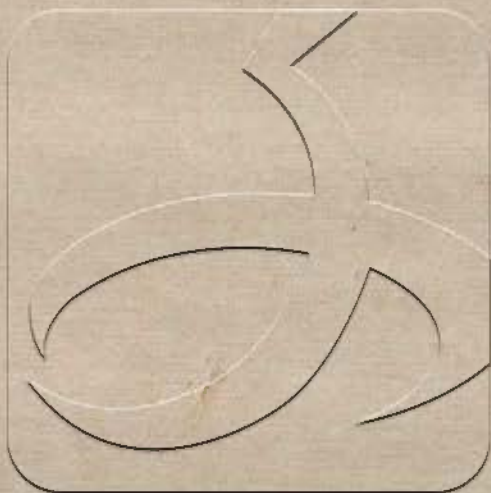
越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史記卷之...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援引夏書

絕不勦錄其成句陸行載一作車水行載舟泥行逐句變字

蹈作橋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

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九澤度九山然河鍊字

萬衍溢害中國也尤甚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言治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於是此三十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

河渠書本以志秦漢治渠之利害乃先從大禹治水之源流說入此自是文體宜然非有風刺與封禪書援引不同

此段要看其字法奇古變化之妙出筆自能古雅



此段自言鄭國渠始末自成一篇小文

行平地數為敗自行其意不襲古說乃廡二渠以引其河至此又從

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州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安功施於三代四句頌文為一篇冒頭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以魏渠引出秦渠而參其中錯

而韓問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謀國者以興他

乃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

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總挈一筆下並步浪北

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中字古峭後人往往

先言魏富河內于秦又特著富強卒并諸侯二語所以深惜韓之失計也

田蚡食邑千餘河決南注則鄆邑無水災故蚡特巧說罔上以致二十年不塞

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

也三語婉而多姿如此秦以為然莫謂秦無人卒使就渠渠就用注

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

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寫出美利贊嘆不盡秦以富彊反應

卒并諸侯反應因命曰鄭國渠

自河決瓠子後從川蚡業來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

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因歌中語故入此句其

明年旱乾封少雨乾封者方士荒唐之說耳天子乃

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提於是天子已

用事亦祠萬里沙地在華州則還自臨決河勵精可想沉白馬

玉璧於河與河神盟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

次河是時東流郡燒草衛俗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

之竹以為榿榿者以竹漸插決下而以次加天子既

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極

古雅漢時人主之皓皓肝肝兮閭殫為河言閭閻盡

才如此况文士乎殫為河兮吾山平吾山即魚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山謂鏡其

石以塞河石曰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栢冬日

剝而山欲平地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

浸如與天日相逐

歸舊川二句仍從

封禪書方士河決

可塞一語附會神

功生來又云不出

巡封禪亦安知外

問水患如此甚言

封禪之為益大也

憂民之中仍寓文

過之意妙甚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榿石菑舊說解菑

歸舊川二句仍從
封禪書方士河決
可塞一語附會神
功生來又云不出
巡封禪亦安知外
問水患如此甚言
封禪之為益大也
憂民之中仍寓文
過之意妙甚

太湟難曉關之可也
足徧天下詳觀水
勢而一語斷之曰
聖矣水之爲利害
也於籠括筆力

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綴應上文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

湟太湟之地不可考湟字或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

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

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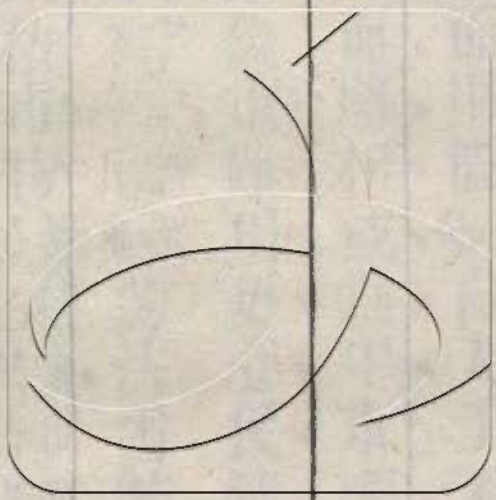
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別有領會

封禪書極寫武帝荒侈河渠書極寫武帝勵精然

其雄才大略正復彼此可以參看非彼絀而此伸

也特採瓠子兩歌纏綿掩抑格自沉雄先輩謂子

長所以能成史記者亦以當時文章足供撫拾諒
哉言也



漢之計臣有平準
令所以平物力之
低昂而不使畸重
畸輕也史遷因武
帝時興利之臣而
詳悉其本末名之
曰平準書與漢書
食貨志相表裏

平準書筆極古峭
至齊字字不苟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

先由極弊處引起

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

作業劇而財匱

健

自天子不能具鈞駟

馬乘一。天子駕車之駟

馬毛色均一

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

三句極言上下匱乏於

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

鑄錢

一黃金一斤

字作準字解謂準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

餘業以稽市物

蓄積多則買市物居之以待貴也

物踊騰糶米至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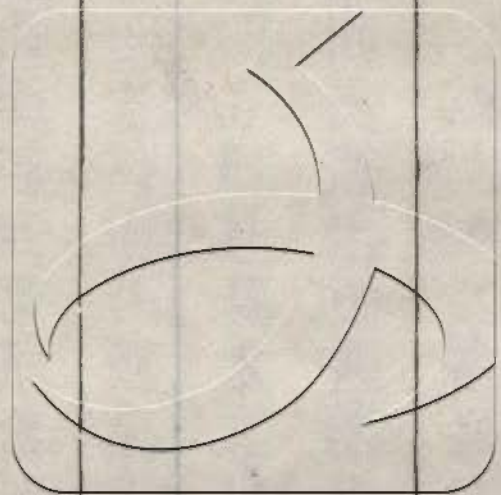
萬錢馬一疋則百金

馬乘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

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以前賈人饒糶故痛抑之孝惠



此段言漢初事簡
故取于下者甚儉
亦為武帝巧取聚
歟張本

拜簡之始
開端于有道
帝豈非萬世
痛惜哉然其時
首有不得已者以
到國既多天下之
經費出息甚寡也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天下初定資其物力故稍弛之
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此句直穿至桑宏
深刺武帝之尊州賈人兒以病民也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
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
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此四句正言官用吏祿之外皆
不仰給於民所以轉漕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師
之數至約而用亦足漢初名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焚錢益多輕偷焚錢
乃更鑄四銖錢鑄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
前但言令民鑄錢今又加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
縱得一字見其禁愈寬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
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利權歸于下其
弊日多因始立鑄錢之禁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
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輸者
但輸之于官爵得至大庶長也賣爵一大庶長二千石
轉者運于邊也蓋虛銜非實授者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賣爵而賤其價
以招民其流益下及徒復作又于爵外得輸粟縣官
以除罪贖罪益造苑馬以廣用馬乘而官室列觀興
馬益增修矣此句暗渡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
八武帝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一

餘年之間總敘漢興以來見祖宗培養元氣匪國家

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康庾皆滿

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

有極省處有極不省處各有其妙此段形容富足纍纍百千言極不肯省而古氣洋溢噴湧不可一世真

筆大手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

而不得聚會此小段獨詳馬乘與起處應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吏世守其職居官者以為姓號此是上句正故見世守之實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恥辱焉引入風俗之美

先極言物力富賦因及于上下驕淫而後繼之以喜功好事之臣開邊邀賞天下騷動財匱細然後使心計以得投間而售其賈之智而前曰愛而畏法先義細恥辱後言廉恥相冒法嚴令具又所以著人心世道之升降也中間只用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八字過快無限感慨

既富方穀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法稱疏濶富民

不其然乎因役使貨賄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數

專言富民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

與服僭於上無限廢數句言封君賜士之奢僭先言

已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過峻自是之後嚴助朱買

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財滿

大喜功此武帝痼疾也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專言其臣為上諱耳看其逐段句法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段句法

變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

上已詳開邊為致
困之由此段仍從
代胡起而又加養
馬一事針路逼清

言富足累累百十
言不已今言疲困
亦累累百十言不
已筆力詳贍而又
疎古班范輩所遠
不及也

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
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終考武之世極為天下煩苦者征匈奴
一事也故以上三段陪出此段此段前
云江淮巴蜀燕齊此云天下百姓抗弊以巧法民善
遁避
中外文其明罰法極齊齊
計日結財賂哀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賣爵
三出貨
者除罪贖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痛悼之言
讀致整鍊
天子為伐胡盛養馬特詳馬乘亦
從代胡起馬之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馬既
仰食卒率掌者廐牧
不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此輩又仰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此輩又
仰食于上縣官不
給天子乃損膳解輿亦應不能
具鈞駟處出御府禁藏以贍
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山開邊至養馬更加
水災凡三重耗損民多飢
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傾所蓄
以濟民
也猶不足
寫逐層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新秦中乃
朔方以南
郡名七十餘萬日夜食皆仰給縣官此一輩又
前給於上數歲
假予產業即後世開
墾之意使者分部護之慮其生
冠蓋相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總勒一筆
而字大轉

以下皆極意侵牟
商賈以厚國故先
以富民之橫引起

身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積財利役使貧民轉轂百數廢
居居邑即積貨買賣廢者出貨封君皆低首仰給治
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貽遞入卜黎
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川鑄錢
山皆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意在制是時禁苑有白鹿
極詳而少府多銀錫造白金自孝文更造四銖錢將
木旨而少府多銀錫造白金自孝文更造四銖錢將
錢法從源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武帝以來用少
流說下來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健句兜有司言曰神人

此段考武變錢
法之制至為詳盡
亦亦極古雅雖諷
誦之似難于上口
足以備西京之掌
故故特錄之

此等制度當考會
貨志以釋之不宜
臆為之解
變錢法以握利權

之意為天子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占身分處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半兩
法其重過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銘以其質重故姦民
于四銖錢幣制度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錢幣制度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此第一等
苑所有利權不又造銀錫為白金又為少以為天用
得不歸于上矣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健筆提故白金三
品其一曰重八兩闔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次

其意勤矣而利之所在走死如驚而上不能室其源者心計短于賈人也于是卒用賈人以治賈人而天子亦商賈矣世變至此可勝嘆哉

其意勤矣而利之所在走死如驚而上不能室其源者心計短于賈人也于是卒用賈人以治賈人而天子亦商賈矣世變至此可勝嘆哉

重幣皆以銀錫為之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掬之其文龜直三百合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筆法甚佳謂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皮雖能禁其有也絕倒之筆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至此不得不用賈領鹽鐵事乘宏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天子權貨耳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出自長者宏羊漢法初抑商賈最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嚴後尚不得推擇

卜式之為人蓋精于心計而堅忍強力之流范蠡白圭亞也小用之則足以富其家大用之則足以霸其國許子將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正為若輩勿輕看之

為吏今乃致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前式以家財助邊而不求官為其事此史家絕頂召拜式為中郎將在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方入卜層以用畜為事壯極潔式脫身出分字法獨取畜羊百餘胸有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堅忍戮力實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先欲借弟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難事更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

對使者言句句自道身分此即抵過一篇自薦表也

是時原有賣爵贖罪二例故使若枚舉以問式之意徒欲以奇節高行致位公卿不欲以賢即小就故特制此異想觀下不願為即句心事了然然卒以酌其志可不謂奸雄矣哉千古

富人中善用財者呂不韋卜式兩人而已

縣官助邊出頭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

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亦與鼎俎飯牛之對畧同非謙詞也使問曰家豈

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安分式邑人

貧者貸之施德不善者教順之化頑所居人皆從式

此語幾與舜之二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

年成都爭身分矣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

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居然有宰相度然其嘗上益巧矣

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此句仍投上之所急所以入之至深使者具其言

入以問天子以謂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

不可以為化而亂法宏處此真有大臣之器與願陛

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既不報又式

歸復田牧好是其堅忍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

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方遞入貧民大徙皆仰給

縣官無以蓋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

民著數絕佳若此時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式只

耳豈官須與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

其家半助邊誦之成片妙知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同

免丁之意式又復盡予縣官蓋自然之勢是時富

語本無甚奇特要亦前人唾餘只是言之適當其時故妙
成舉天下積粟之區式以輓漕功第一故云將漕最最上考也

卜式逢漢武之惡始以利進飾為樸忠及致位三公而自媚于百姓史公特下一語曰上由是不悅卜式蓋觀其後之所不悅者而知其前之所以悅者矣豈非以利說言微而奇顯令讀者恍然自悟所以為良史之筆

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良賈之智人取我子天子於
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直倒接乃思卜初
式不願為郎心事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
式之辭郎必仍以願歸田牧為菽故上云云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
意中又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
也治民亦猶是也我不知此語式懷之幾以時起居
惡者帆斥去母合敗羣此情殷熱上以此可見以式為奇二拜
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此是式真才力處遷為成臯令將
漕最上以為式樸忠三拜為齊王太傅官尊矣然式

齊相卜式上書曰不得不出頭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
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真說得樸忠可愛詞合妙品天子下
詔曰四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
用詔書雖重後蓋然必從前敘起今天下不幸有急
而式奮願父子死之戰可謂義形於內宛轉賜
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式志布告天下與前以
應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絕至
酌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酌金失侯者百餘人怒其莫
故假微罪以奪其邑然則乃拜式爲御史大夫致位
式之結怨于衆也甚矣

平準之法創自宏羊然而以田牧之富輸助公家令天子終不能忘情于富民者式啓之也史公先詳小式後及宏羊而以式與宏羊不相能結之

深心卓識早寓隱憂豈僅文章絕世哉

三公者漢初一人而心式志至此始畢醇下乃欲稍自結于民而即見疎斥統觀其得失之際不勝感焉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貴或疆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船有重稅故民不樂為商上山是不悅直將前四次愛式一筆反照出來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卜式木來而桑宏羊先用及卜式見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餽費即舟車乃請置大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買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鹽鐵二物人所不能一日無他物則時貴時賤但就其物貴時即徵其賦以益鹽鐵之饒則鹽鐵之利均而他物之贏餘亦盡歸于上矣其意如此所謂不加賦而用足千古召工官治車諸小人所以悞其君者皆祖此意也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天子為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又偽以重木抑末平價便民之美名文之誰為厲階至今為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千古心計小人所
以唱其君者利也
又善其說曰民不
益賦而天下用饒
竟不知此利竟從
何出此語津津為
楊炎劉晏呂惠卿
之徒祖述不休得
温公天地生財止
有此數不有官則
在民一語點破而
其談稍息仁人之
言其利溥學者不
可不知也

之始結平於是天子北至朔方利源既饒後心益肆
用於是二字轉落有
線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
餘萬正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小人之效如此
甘心而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人買
不悟也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人買
至此方大貴重萬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
世更不能抑矣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
身不告緡等并不與告緡錢之禁令他郡國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涇益歲六百萬石此敖倉
漕輓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滿以上細分四款而邊
所集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正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此千古計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暗
臣衣鉢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
宏羊之籠逗起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結語之妙真
下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此縣官稱天子也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語
絕矣出下式語
之口更快語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開開敘起是而龜貝
金錢刀布之幣興焉史家文體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
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
寧則長庠序先本細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

歷叙夏商以來利
源之所以漸開利
權之所以漸升如
掌上螺紋精細可
數人但知史公之
疎宥奇橫處而不
知其縝密之妙有
非後人所能夢見
者也

亦反是也安寧即無事無事者不好大喜功自尋事做也並不謂世運治亂此中多少回互須看筆
鋒所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
向處質文二字只借以兩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
也代安寧多故用耳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
民所多少而納職焉禹之於利全湯武承弊易變使
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殷周盛時與季世即
有升降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
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
力為疆君齊魏富疆實措克之所由開然一則業山
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

文章最妙在相問
處一段臚陳一番
淡宕文之為道畢
矣

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
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
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此段承上極言其相推
并海內言其利之益歸一家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
自此始也文勢激之其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
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以上又只就金
是文章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指秦并海內但
緩勢黃金以鑑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手法都好黃金以鑑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所鑄之款式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也識音志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

內興功業此正言武帝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
子紡績不足衣服極言其流弊困苦之狀正如本書
筆淡淡收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
之妙絕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遙應一質一文
終始之變意

越世家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早伏長男見與勾踐

深謀二十餘年伏欲遣少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

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

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

居又伏三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

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

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

誅巧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

陸中翰義馭謂吳
殺子胥賜以鴟夷
而投之江范蠡功
成之後亦取鴟夷
自號蓋居安思危
借子胥以自惕也
兩人才力伯仲之
間幸則為少伯不
幸則為子胥其得
免于鴟夷之沉亦
幾希耳按此辭殊
妙附錄之
范蠡既以為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又
云久受尊名不祥

而終不肯一邱一壑
逸老終年舍富而更求富
避名而別成名是何其好
勞而惡逸知敬而仍不忘
聚耶豈真其才有餘終難
靜息如千里之驥不行則
病白澤之獸得速乃樂故
為是紛紛者耶嗚呼吾不
得而知之矣

此段借以發明篇首深謀影于耳非閑說也

於子語便范蠡曰君行合臣行意六字可為乃裝其
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致富之本自不可乘舟浮
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
體面此是明伏線索居無幾何致
味苦身戮力父子治產仍用此四字妙
產數千何苦紛紛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
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
受尊名不祥再伏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
鄉黨而懷其重寶又不肯問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

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何若
紛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
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
公偏又受朱公居陶生少點清生之少子及壯而
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
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富翁托大告其少子往視之
乃裝黃金千鎰置襦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
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
家督自負不小正恐其少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

少弟是吾不肖自負能有其父是一腔欲自殺其母
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
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一片苦心知中為一封
書遺故所善莊生日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
為慎無與爭事誠之未嘗長男既行亦自私齋數百
金至楚此念雖急於為弟然已不甚信其莊生家負
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
言上二句從長男眼中看出此莊生日可疾去矣慎
無畱即弟出勿問所以然莊生誠之又長男既去不

此段用帶叙帶議
論筆法開後人無
限法門韓歐四家
多摹倣之

過莊生而私畱以其私齋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不
視莊生如無人并亦視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
其父如老聃不曉事矣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
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謂法及朱公進金非有
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
婦曰家中事敏其此朱公之金如有病不宿誠後復
歸勿動諱亦必歸之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
無知長也筆力縱莊生見問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
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日今為奈何莊生日
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

從封錢府蹶起奇
文固為莊生反覆
之案然即使突然
下赦令而中男得
生吾知朱公家督
其人者亦必向莊
生索還故物終必
死其弟而後已也
若僅以為封錢府
悞之則拙矣

莊生不過銘刻之
士矯節立名之流
難以聖賢之事期
之田光以燕太子
一言之陋攝腕自
到以為長者為行
不使人疑况以庶
直聞于國之人無
端為兒子所唾薄
其能忍乎且殺人
者死中男本有當
死之罪亦非莊生
以私憾戮之想莊
生之為人好示恢
奇以為節俠非可
謬以情懇者故朱

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蹶起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
曰意外之喜可以坐受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
赦常封三錢之府數百金私賞博得昨暮王使使封
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徹夜無眠重千
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顧不得面莊生
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
赦故辭生去索錢巧說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
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真老獨
自歡幸呆得可憐此時又打算回家奚落莊生羞為

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
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
人因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
而赦此是真話不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
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
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此
獨自歡幸否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
仍欲自殺會吾固知必殺其弟也竟坐以殺彼非不愛其弟願有
所不能忍者也此種膏肓木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

公以千金一擲勿
問所為籠罩之若
可直告以情則無
事紛紛矣

其言公平且直
不為人所動
一古之節操
士之氣節
非虛名也

難故重棄財然朱公又每樂為至如少弟者生而見其苦且難者何也

我富乘堅驅良逐狡鬼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

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遺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

問當時何不早說明若早說明則長男又必自負當棄則棄自有其宜矣蓋膏肓難死故也而長

者不能卒以殺其弟再言之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

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前不得已苦心故范蠡三

徙成名於天下此故字統承能非苟去而已所止

必成名重言之歸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以陶朱公家務終越世家有味哉其言之也夫天

下未有不能棄而可遂其欲得之情者也當日橋

李連兵夫椒再舉其一片雄心早已吞姑蘇而籠

泗上矣乃其苦心焦思非但不敢覬於吳而并不

敢存其越非但不敢存其國而并不敢存其身與

其子若女此能棄之極也棄之極而後所取者乃

百千倍於向之所失而不當操右券以責之償耳

朱公長男少有恠情不惟殺一弟而并乾沒私賚

之數白金庸奴誠敗乃公事使越用斯人其亡久

矣此附傳之微意也

曰不當立曰數有功發士卒則未嘗不依附於綱常數德之問也曰多聞其賢曰楚人憐之則未嘗不深識夫人心向背而衆志成城之效也草間有如此人宜其轍料太息矣

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連下四死字此陳時國不亦生也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數川者問或以為故上使外將兵今或問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亦頗有經緯非莽夫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度得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此令其假托鬼神借註非是陳勝吳廣

魚腹狐鳴等事有似兒戲而人心煽惑不可復回正以眾事之初恐衆心疑懼聊藉此以鎮定之雖以勝廣之草澤經緯然亦未嘗真恃此也而後世處豐豫之朝為方士所惑天書元象白鹿靈龜無非假造而成者而世主方憫然以為長生可冀甘心不辭是其識乃出勝廣之下矣亦獨何哉

喜念鬼曰神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著此一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謂屯近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書出吳廣素愛人以上段為主此段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即挺劍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

漢初將相王侯多起側微其草野倨侮應不減此而獨於涉傳許之一以應帳恨之時而自為幕馬一以見陳涉甫得一隅之地而惟以宮殿帷帳

漢初將相王侯多起側微其草野倨侮應不減此而獨於涉傳許之一以應帳恨之時而自為幕馬一以見陳涉甫得一隅之地而惟以宮殿帷帳

固十六七語不多而宛轉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偏不云死則已而云不死則已皆自分必死之語蓋此時首難之危困間不容髮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句一祖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筆氣至此少駐攻大澤鄉收而攻蕪并收一鄉之豪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狗斷以東攻銍鄧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先總收一筆則知陳勝之為王軍容如此而陳守令皆不在草草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已

承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便要稱號矣勝廣之器已滿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言欲張大楚國杜撰得奇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提起許多人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野率官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言自辨多詳乃舍之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本非欲福恩舊交其意不過與富貴無相忘一

誇耀庸奴惜其無
遠大之圖故忽焉
頑滅也

語照應欲故人之入官見殿幄帷帳客曰夥頓涉之

震服欣羨而已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

由陳涉始當時方言調笑之詞必有以夥涉二字代王字者故云爾客出入愈益

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

威陳王斬之蓋斬一客非斬說者也諸陳王故人皆

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

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令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

信用之為陳王出脫終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

是惋惜意多

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

涉首事也發明所以立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

家此所以家稱世家碣至今血食

涉之傭耕隴上與泗上亭長亦復何遠然高祖以

沛公起事至還定三秦之後猶守項羽故封此其

器識宏遠雖復綿蕞儀成博髀而謹知為皇帝之

貴而其初未嘗妄欲自尊也陳涉甫得數縣之偏

陲而三老稱功居然南面蓋蹄涔之量河酌已盈

更無可一毫展布則夥涉沉沉亦徒飽傭奴之餓

眼耳曷足貴乎。惟為羣雄倡首，史公故特立世家。以余論之，陳王家且無存，何有于世？豈以庚桑畏墨俎，豆芒碣遂為此帶礪，永寧之特筆乎？項羽可以本紀陳涉，可以世家。畢竟史公好奇之過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外戚世家
外戚傳序拙出命
字作全傳眼日故
各篇中凡寫遭逢
失意處俱隱隱有
命字在內

外戚世家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

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

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

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悞置其籍。代伍

中求此而得，彼因失意而致遭逢者，籍奏詔可當行。

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極力至代

代王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總敘而代王王

后生四男。夾敘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也。後

叙次最明劃而絕
無一毫支蔓此等
文必嘗為之而始

外戚傳序拙出命
字作全傳眼日故
各篇中凡寫遭逢
失意處俱隱隱有
命字在內

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服其妙也

外戚傳雖為后之昆弟而立然必以皇后為主但文字若無出色處史公往往用畧其大而詳其細實處虛而虛處實之法如寶太后傳大節目只是生女嫫及兩男

并爰立等事以批行畢之却就廣國見后處寫得濃至動人則全篇皆極靈警所謂射雕巧手也

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也命孝文帝代
王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分敘立
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
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
卒葬觀津以此段引於下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
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
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薄太后親竇皇后兄竇長君弟
曰竇廣國字少君總提兩人即少君年四五歲時家
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
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以獨全自從其
家之長安家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七字
君耳中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註自又常與其
姊採桑墮用為符信先著句後又另生上書自陳
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先略應果
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時與我決於傳
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妮妮入精於是竇后
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如親見當日姊弟相侍御左

齊氏以退讓稱衛
氏以軍功顯此外
威中之最皎皎者
故特加意描寫今
故祇錄此兩傳

蓋其家號曰衛氏
因其自號者而傳
之其實生種至微
不可得而考也後
又云衛皇后所謂
姊衛少兒亦子夫
自謂云云其實支
系鄙汚是姊非姊
均不可知也馬遷
臨文弄筆頗著其
醜殆亦刺武帝之
驕夫婦之倫而進
獨末於衛霍功名
獨連書軍功字樣
可謂克自振振而

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
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
此兩人借功臣口反形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
師傅賓客識有大臣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
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寶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
子收得不敢以尊貴驕人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筆頭輕薄
致絕出平陽侯邑曹參所子夫為平陽主謳
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

餘人子夫偏不在飾置家武帝破霸上還因過平陽
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悅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悅
衛子夫命也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敘得
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
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疆飯勉之
即貴無相忘寫兒女情懷入宮歲餘竟不復幸忽淡
皆命使武帝擇官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
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
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加倍凡生

不乞靈於椒房者
矣抑揚子奪均有
微詞宜五允以謗
書目之也

不乞靈於椒房者
矣抑揚子奪均有
微詞宜五允以謗
書目之也

衛長君前後只一
點然亦不肯漏略
史公文字之密如
此

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原敘娶長公主女
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也命上之得為
嗣大長公主有力焉法旁敘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
夫大幸恣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
其事頗覺挾媚道而不能得主此其道誣於是廢陳
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
姊也亦旁敘法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後半轉折甚多敘
故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
倍本乎自喜猶云豈不以得立為天平陽公主自用
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連綿生下凡九千
萬然竟無子也命衛子夫以立為皇后遙先是衛長君
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為外戚封為長平侯
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
少兒與篇首蓋其家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
軍侯大書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
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不一書皆
也之

朱虛侯立意甚善
而行法斬亡酒之
人作歌示非種之
去迹其所為亦異
於危行言孫者之
旨矣少年將種負
氣自強適有天幸
實非謀國之全策
也

齊王世家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
燕飲用家人禮為燕私之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使治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語有英氣然只謂借軍法
為酒令耳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
含糲得妙太后言耕田歌剛果雜以餅笑使人不覺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願
而父知田耳亦謂笑矣落之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
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冷譏熱誠呂后默然頃之諸呂雉

漢書卷之九十四
齊王世家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
燕飲用家人禮為燕私之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使治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語有英氣然只謂借軍法
為酒令耳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
含糲得妙太后言耕田歌剛果雜以餅笑使人不覺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願
而父知田耳亦謂笑矣落之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
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冷譏熱誠呂后默然頃之諸呂雉

篇首連叙三事
事有曲折看其無
處不馮到筆隨事
曲事隨筆顯真奇
絕之文○女子小
人交關于宮壺雖
薄之間豈有不貽
禍于國家者哉紀
太后漢太后不遇

以愛希恩紀翁主
修成君乃至以非
種奸法又加以徐
甲之妾誕主父偃
之會即險悞而朱
虛力創之業不祀
忽諸有國家者何
可不深鑒也

齊之
太后
大怒
曰王
有后
後官
其備
且甲
齊貧
人急
乃為

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
一人臣謹行法斬之正與孫武斬隊長一樣辣手太后左右皆大
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白是之後諸呂憚
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以一番觴政為劉氏為
益彊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
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只一點私
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處分無令得
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點出其姊
然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

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曲而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

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

上書請娥徐甲欲怙寵又是一重公案甲蓋知皇太

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

后事長句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

宮主父偃欲聯姻貴甲既至齊風以此事寫得有紀

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官其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

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其言亦風且主

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詰得好聲徐甲大窮

齊之亡亡於主父
偃而偃之怨齊起
於不得納女後宮
偃之欲納女後宮
原於徐甲之為修
成君女畫嫁齊之
策文步步用倒生
出來之法然其罪
戾之端則紀翁主
啓之故先叙在前
可知此等文字史
公亦先經於排布
置有成竹于胸中

而後寫出故能縮
千頭萬緒於尺幅
之中也

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隱
還出翁主一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註得自然新坐
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
事浸尋不得聞於天子取科亦淡主父偃由此亦與
齊有郤半篇入後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
苗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何不竟言
以親疎言之其意使齊王乃從容言呂太后時加從
尚修成君女娥乃益親矣容言
句所謂浸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
潤之譏

其姊亂三句撮其大旨要知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

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

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明是書

下其手仗倆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

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

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主父偃以一女之故

身真千古之天子亦既囚偃既廢一國亦自殺其

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公

宏老儒而往往以一言誅戮
人所謂外寬而內深次骨也

鄒侯為漢元功第一於其始點識高祖於稠人之中處用常字獨字數字卓地灰線歷落叙來而以固請得母行一語表其深心高識便為第一注脚令人瞥然自見初未嘗特為品藻也真正高手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

郡名豐邑

人也以文無害

治文書

為沛

主吏掾

羣吏之長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以吏事給

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

以吏繇咸陽

以吏事給

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當時有常十大錢

秦御史監

郡者與從事常辦之

御史監郡時何才能辦其何乃

給泗水卒史事第一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

母行

想其心頭眼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

始為沛公之丞便與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

此處為另一頁的正文，文字模糊，但可見其為繁體中文，內容與左頁相連。

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藏之此方是正敘何功第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
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即不屠燒咸陽圖書亦為要
幾不可再得所以加民所疾苦者加民所疾苦以何
倍為何功出色也此是第二段功漢王以信
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又是第一功
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此
以還定三秦帶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填鎮同古鎮
敘於韓信事下字俱作填字
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

前半叙何功累累
俱占興亡第一籌
後半又歷摹馬相
畏惡猜忌之私省
賴客計以免禍蓋
漢待功臣至薄而
何以元功幸保令
終故曲為傳出以
為功臣炯鑒乃他
傳所無也

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
邑輒奏上又是第一功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
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給
補卒皆絕大重務又是第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
功是為第四段敘何功畢
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疑
第一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
有疑君心也如此危機何全不覺而往往為君計莫
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

此段論蕭何功凡
三項而各不同發
蹤指示之說乃高
祖因羣臣未嘗有
汗馬之勞一語趁
勢謝出以為抵攔

固非定論即舉宗
數十人從軍又無
卓卓可紀者何足
言功不過自道其
悅何之真病耳惟
鄂千秋所論庶乎
得之而又非及
于收圖書舉韓信
之事正見漢廷見
識不過如此卒無
一人知大計者因
以益見何之不可
及也此史公妙處
在無字句處見之

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敘得淺其故妙漢五年既殺項羽

定天下論功行封論功獨為一大節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

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鄴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

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

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

議論語雖輕薄然自是何定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再問再對曰知之知獵狗乎

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

獸處者人也此言實不切蕭何歸之子房則幾矣今諸君徒能得走獸

耳功狗也輕士善罵之波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

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不覺自道今蕭

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肺腑間事今蕭

于天下大計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

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

宜第一前既以功狗細善戰者今仍為此語乃上已

捷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

第一寫出一片隱情總以關內侯鄂君進曰按表鄂

羣臣議皆悞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一時萬世二語比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

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此等語畧無回互然蕭何常

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前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

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

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一段應陛下雖數

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東

上二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

以全大難為平陽侯亦文章跌奈何欲以一旦之功

而加萬世之功哉鄂君一段有起蕭何第一曹參次

得鄂君乃益明妙
蓋以已兩言之而
不得要領鄂君明
之而後私意得伸
也

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合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漢立此禮始干蕭何霍光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

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趣於是因鄂君故所食

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進關內為列侯但是日悉封

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餘乃益封何二千戶

以帝嘗絲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用我字妙

中語漢十一年陳稀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

侯謀反關中內外皆叛所以功臣吕后用蕭何計誅

淮陰侯一信也何始薦之終定計語在淮陰事申上

高祖疑忌相國凡
三段前二段淺故
應以淺著而即解
後一著深故應以
深著而又幾危蓋
鮑生召平之計不
過因韓信點布之
反而知上心實不
相國造遣子弟
不私財若自弱焉
者帝意亦解後之
相循百姓則復犯
兵向之所忌而加
甚焉何生平締造

之勞即何此日族
誅之具非容說之
千前王尉解之干
後何能保首領哉
嗚呼危矣

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
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來得有根妙一則賞
信而疑其誅亂之功一則因
何也諸君皆賀召平獨弔
可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
言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百
中偏有此召平謂相國曰接獨禍自此始矣此即弔
逸調奇事弔句
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
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
衛君非以寵君也撤開益封單就置衛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悅相國從其計高祖乃
大喜妙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
相國何為二句相類而何復蹈危相國為上在軍乃
捐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用舊計不
句耳所謂只知其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
一不知其二也大臣能知此一然君
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話自然退讓
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
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此客有絕人
干黃老之學者非前二人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
之比而名獨不傳何也

王衛尉之言所以明蕭何功者與鄂君豈相遠哉一則以之得封侯之賞一則不免于不憚進言之不可以不慎如此雖然鄂君窺帝之意嚮何因而逢迎之王尉當帝之方怒何從而匡救之王之優于鄂遠矣而史失其名不亦可惜矣乎

王衛尉之言所以明蕭何功者與鄂君豈相遠哉一則以之得封侯之賞一則不免于不憚進言之不可以不慎如此雖然鄂君窺帝之意嚮何因而逢迎之王尉當帝之方怒何從而匡救之王之優于鄂遠矣而史失其名不亦可惜矣乎

貸以自汗上心乃安使大臣至此漢治之所以於是
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
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何至數千萬上至相
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寫出民所上書皆以與
相國夾敘法惟史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
安地狹樸忠自露妙在與賤貨貸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應相
國多受買人財物乃為民請吾苑此二句非高帝意
盛怒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

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
有善歸主有惡自與如此覆轍漢延津津道之不置
今相國多受買鬻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此只
是忌怒故係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
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買人錢乎此只
皆探其隱而扶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
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買人之金乎
一語刺中帝之隱微妙在仍引向利字說得雪淡若
云此時為變則痕迹顯然難為聽者矣詞令妙品

臨沒薦相自代又
是第一功特重此
段與前半相呼應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四字真善體人是
日○使○人○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
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吾○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係○相○國○欲○令○百○姓○聞○吾
過○也仍是夸斯相業橫且胸中反言何○素○不○與○曹○參
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
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

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

所奪此段與何相業無涉特綴于篇末者所以明前

事也史公如此處甚多要在自領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為文終侯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

侯功臣莫得比焉按鄼侯之封直至東漢之末蓋與

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

節一語斷盡何之不如信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

謹守管籥俱用一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

史遷一生好奇故
千盜魁俠首譽之
不容口如蕭何一

贊然甚不滿至于
以周召太公比韓
以閔散比蕭何稱
童不苟毫髮愚以
為究非定論也

漢治雜伯以貴黃
老之術也而開其
端者實參始之諸
儒多以此為參病
不知暴秦之後詩
書悉燼而諸儒陳
說言人人殊又安
得以鄙儒喋喋之
辭落紛擾之失哉
固不得以是訾參
也

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惟無奇之極位
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閔散在周無特
立之奇節蕭何事業俱
漢所以存亡似難並論

曹相國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惟王

相國侯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

於春秋則嘉事三句反觀參之清靜妙參盡召長老

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主意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亦反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

老言時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要言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

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此亦人所甚難參本以

太公誅華士仲尼
戮聞人千古卓識
參之斥去刻深務
名諸長史可謂默
合此意矣不再世
而酷吏大興天下
受禍而後知參之
識真不可及也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應安集字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此餘文點染
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日以齊獄市為
寄慎勿獲也所見者大而屬意却微寄字妙猶托
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
容也今君擾之如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察奸而
盡之理徒以擾良耳此語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
至大然非廢弛之謂也蕭曹有卻史無明文不知何事吾以為必
將相有卻起于爭功時鄂君所論譽蕭既多而抑曹
太甚固不足以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
厭曹之心也

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
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細列曹參相業
清靜二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深識
及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來者皆欲有言此二段只就飲醇酒一節反至者參
輒飲以醇酒間之來者至者語似復而景欲有所言
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三字加得妙
出一事寫之遂覺酒痕歌韻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
滿日淋漓此渲染之美法也
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

參所論者非通論也自參言之則得耳蓋何刀筆吏也參戰將也刀筆吏常密於法而戰時則獨能持重方是時詩書未出風俗尚媮學校選舉之條缺焉未列為相者方日昃不遑之際而云垂拱遵循不亦悖乎特參之才實遠不及何倘更張之徒足以滋

參所論者非通論也自參言之則得耳蓋何刀筆吏也參戰將也刀筆吏常密於法而戰時則獨能持重方是時詩書未出風俗尚媮學校選舉之條缺焉未列為相者方日昃不遑之際而云垂拱遵循不亦悖乎特參之才實遠不及何倘更張之徒足以滋

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為吏舍歌呼一事作注脚耳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歟言不足于我以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形容惠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請謁也謂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足一語如窋既洗沐歸問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窋二百真黃老之教母以孫所以能世其清簡也過暴視之其子若者得力在此痛棒也曰趣入待天下事非若所當言

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猶言與窋何力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語參曰陛下言之是也參言得須分別論之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八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以一歌作結別見奇平陽侯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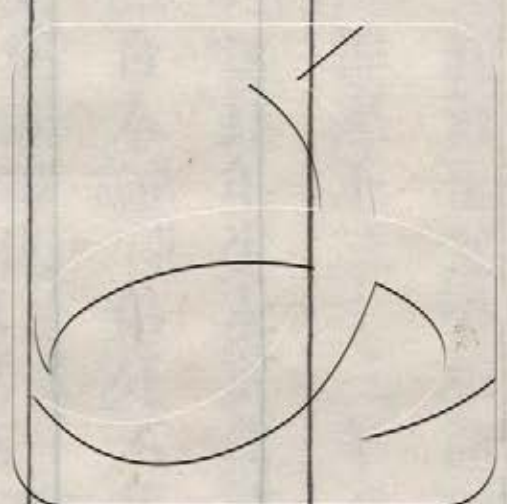
亂故貴其持重焉
耳豈為相之通論
哉

此贊言簡而意甚
長不滿平陽意最
為顯著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尙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篤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尙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因信之力而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參擅其名。非獨擅其各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參擅其名。痛惜淮陰耳參為漢相國，清靜極

言合道。只此六字與參然百姓離。與羅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一故字寓意深遠



子房為韓報仇一
段忠勇之氣便升
千古大俠所以傳
中離奇門霍所遇
之人所為之事多
在可解不可解之
間後世神僧劍客
諸傳諾鼻杜陽詔
錄悉藍本於此自
來却無人拈破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一篇大父開地相韓昭侯

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序家世類多畧

精神所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韓系

注在此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韓系

亡於平卒良年少未宦仕韓著此一語良之韓破良

之後句妙言其弟死不葬言其不悉以家財求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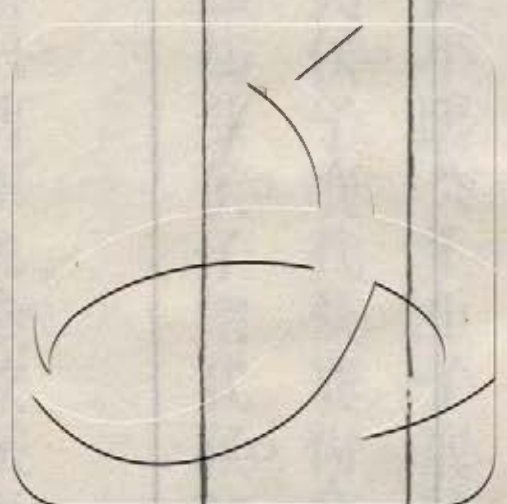
家僮三百人富弟死不葬言其不悉以家財求客

刺秦王為韓報仇金是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勁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蓋東夷得力士為鐵

史記卷之六十一

二五四十一



史記卷之六十一

二五四十一

曰愕然曰殊大驚
曰因怪之曰因異
之一線穿去意思
却不同此種章法
惟史記有之

帝博浪沙中狙猿之屬狙擊者言其騰躍而擊如狙也此如牛飲蛇行等字法舊解多謬

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

故也點一句似可無不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

嘗聞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好提筆最有一老父衣褐

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敘黃石事顧謂良曰孺子下

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太粉飾處頗為其老彊忍下取

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亦牽因長跪履之父以足

受笑而去寫得神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此一篇英雄相視情景真後五日平

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

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語句零碎

傳神之極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

後五日復早來稍變亦妙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

喜曰當如是相顧莫逆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

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嗚付却其如此所以異于識緯小遂去無

他言不復見便不再加一語再見一面且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或謂良脫身為韓
報仇卒之韓王成
之故致之似良有
負于韓矣不知良
于此時但知秦為

韓仇滅秦而復韓
則良志已遂豈不
欲擇君而事以立
不朽之業而欲其
委贖韓成稿項無
就有是理乎且良
知沛公天授而猶
棄之歸韓心事純
潔極矣迨羽以疑
忌憍成而良又借
漢以滅羽仍是報
韓之初志也良真
純臣也哉

項伯常殺人從良匿門案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
之道遇沛公拔得沛公將數千人例注上畧地下邳
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底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
公明點以應還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
不省反捫一案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定交之漢
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韓王遣送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
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身未離韓心
以固項王意要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

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王疑
忌處適成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良
其愚耳適所以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
自悞也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
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既悞之千西復牽之使項王
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囊中之物殺
歐良歸良亡間行歸漢王始一心漢王亦已還定三
秦矣補得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
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寫得吾欲捐關
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大英雄見頭却自王良

漢書卷九十四
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
破也而此一段蓋急使者緩急可備指使漢王乃遣
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
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
人力也先結一筆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
臣時時從漢王却綴于此妙

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郅彭越與齊王
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語有分別而漢王之將獨韓
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
破也重此一段蓋急使者緩急可備指使漢王乃遣
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分應
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
人力也先結一筆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
臣時時從漢王却綴于此妙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

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贊語雅確比功自
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儒雅長此
天以臣授陛下應前補公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
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
何等俱封廟一筆為未有戰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善藏之妙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諍
未能得堅決者也提一筆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
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

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贊語雅確比功自
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儒雅長此
天以臣授陛下應前補公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
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
何等俱封廟一筆為未有戰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善藏之妙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諍
未能得堅決者也提一筆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
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

史記卷九十四
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

先輩或云四皓本
不可致蓋良使老
人偽為之此真臆
說玩良所以謂四
皓逃匿者不過以
帝慢侮之殆亦魯
兩生之流特以名
德素聞足以坐鎮
雅俗耳使四皓見
用於時未必有補
時務而其古貌古
心良可令人敬服
亦何為必不可致
哉

留侯雖云難以口
舌爭然使竟不一
諫非惟情理所無
亦覺文章踈脫故
必補一句
高祖梟雄其欲易
太子者實疑惠帝
黯弱不克負荷之

呂澤劫留侯曰強之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
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
用臣策味此數語子房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
骨肉之禍雖臣等百餘人何益見得透胸中呂澤疆
要曰所謂為我書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
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轉得和四人者年老矣遂
有態常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
細尋之轉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
然上高此四人講究與慢侮對錄因使辯士固請宜
為書卑辭安車

來又加此句方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恍見畫策
掌之四人合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每月疊上知此
四人賢則一助也又淡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
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
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寫得憤
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補筆周勃叔孫太傅稱說引古
今叔孫生平以死爭太子詳許之詳與猶欲易之
更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
眉皓白衣冠甚偉出色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

故至戚夫人恩寵
又其餘事故四皓
之語惟明太子之
得民心而帝意遂
為之立釋此中具
有深識非徒以物
色動人也

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至此始借四人自
點出姓名奇而趣
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
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
驚詫神情不啻口
出真傳神之筆
四人
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
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
言其為守
天下莫不延
頸欲為太子死者
言其已
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太子
已欲搖動而幸得人之調
四人為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情景
曰我
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

此段只詳子房成
功後善刀而藏之
妙其文離奇幻忽
獨與他傳結處迴
殊蓋他傳多詳其

矣日中早早看定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
楚歌項羽垓下事情高祖此時却類之英雄歌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
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
涕上起去罷酒淋漓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結歸子房傳是
留侯乃稱曰自稱諒即可為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
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
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語意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世次此自不疑外
無聞却以黃石并
葬終之子房乎老
八乎一而二二而
一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有托而逃不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日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亦自媿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其志辟穀可無死者然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父老與太公書者好結穴諸傳所無後十三年細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葆寶也立祠而寶藏此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又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言光景至如

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不惟有人又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天即鬼神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別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亦以紅忽不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淮陰侯傳先載漂
母及市中年少等
瑣事後一一應之
此傳亦先載伯兄
之賢張負之識以
後無一筆照顧而
獨以陰禍絕世為
一傳之結夫陰禍
固與長厚背馳若
也削此存彼史公
之于平也豈不嚴
哉凡此須于無文
字處會之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

田三十畝故亦不貧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

游學伯乃漢初有數人物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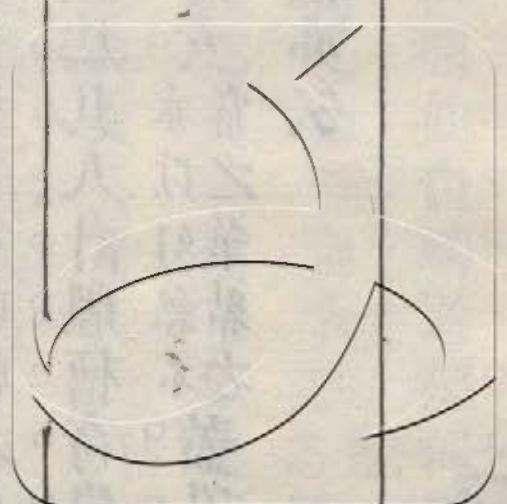
平日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

亦食糠覈耳周是一片俗情然亦特著此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而棄之加倍寫法未必果

及平長可娶妻可娶妻三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

亦恥之帶一分稚氣正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起張



史記卷之五十二

史記卷之五十二

二之五十一

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蓋許字人五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大自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古氣誼如此亦為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亦以欲得女作注脚故後去僅十字耳兩人神窮巷以敝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三句都是張著一乃字一然字又是張負心商度貞正神筆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子女乎補傳中負日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以淺語曉其子卒與女為平貧乃

學者不善讀書往往以太尉功多為陳平自已打算語恨甚蓋呂后稱制時惟平與呂氏最親順及誅諸呂其

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細寫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長者之言可以覺平既娶張氏女齋川益饒游道日廣先作一結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不過屠割之事父老日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前半曾未為平占一地步故特下此一語

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此文帝意中此而以陳平欲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讓接之妙甚

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引之問以平日高祖時勃功不得盡言

功皆出周勃又卷
璽綬迎文帝亦勃
為之文帝之德勃
也至矣故此段以
為二字寫文帝意
中語也陳平智士
極善先意迎合故
亟謝病又不公為
遜讓待上之問而
後分別言之以為
自己地故所謂高
祖時勃功不如臣
平明明自居關國
元勳矣及後又以
口舌之工拒勃而
終去之此亦其陰
謀之一事也史筆
如鏡不待明指而

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自居締造之勞以
亦字輕願以右丞相讓勃此時平若不讓勃文帝終
得妙亦必更置之而平之寵衰
矣千古智人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
占先著處
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
三千戶美其能讓也居頃之位之不久總出不得陳
平圈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
套耳
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此二字乃天下人命所係以
勃謝曰不知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
出沾背畫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
語勢平
婉妙

日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咄咄平曰陛下即問決獄
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
所主者何事也不謝曰主臣主臣猶云慚愧陛下不
知其駑不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此浮說也所謂口給禦人
孰大于錢穀之出入與刑獄之實非至理夫育萬物之宜
重繁而徒委之各有司存可乎孝文帝乃稱善右丞
相大慚畫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畫出樸
聲象貌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惡極當面
都有奚落明明

謂右相之位。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言只合以非所宜居也。君欲彊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平自君欲彊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知勝勃勃不自知。居頃之。應絳侯謝病請免相。兩謝病亦不及平也。法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借平自言。回護得妙。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語氣連綿。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咸二然字曲。願得續封。

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史公每于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伏智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有許多不滿。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合斷一筆如鐵。



71021401

